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雜日

著記

何其智印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號三四一圖家麥海上

# 東方書局發行

必師生  
**文字指正**

謝葦豐著

全書一冊，定價二元五角

我國文學，應用最美，而認識亦最難，非加以深刻之研究，往往錯誤百出，似是而非。本局有鑒於此，特請小學專家編成是書，於辨聲，辨形，辨義，辨詞，分析毫芒，且每字下，加以辨證，例證，一覽便明，學者得此，時時翻閱，不僅下筆無魯魚亥豕之失，兼可收修辭之助焉。

曾文正公雜著四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筱泉編次

涇縣洪汝奎琴西

東湖王定安鼎丞參校

陽湖趙烈文惠甫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卷之一目錄

賦二首大考

如石投水賦

遠倭賦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庚子

錢選制藝序壬寅

雲槩山人詩序代作

課程十二條

補侍講缺呈請代奏謝恩狀癸卯

保守平安歌三首壬子

本學瀏陽徵義堂餘課示癸丑

曾文正公雜著 目錄

禁止城中賽會示

禁止詭言閉糴示

催完錢糧示

諭新募鄉勇甲寅

水師得勝歌并序乙卯

陸軍得勝歌丙辰

諭九江賊目林啓容

先大夫置祭費記戊午

初定營規

愛民歌

卷之二目錄

筆記二十七則己未

營制

營規

馬隊營制

卷之三目錄

諭巡捕門印簽押三條庚申

解散歌辛酉

榕官四幅書贈李季仙

勸讀淺語十六條

禁據船告示癸亥

曾文正公雜著 目錄

淮鹽運行西岸章程

淮鹽運行皖岸章程甲子

淮鹽運行楚岸章程

淮北票鹽章程乙丑

念陵房產告示八條

劉鈞告示稿

劉鈞告示四條

批總兵陳國瑞稟申明約束三條

馮勇章程

茶引捐釐章程十條丁卯

卷之四目錄

書贈仲弟六則戊辰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己巳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清訟功過章程

禁私二告示

將赴天津示二子

論天津士民

照復洋人

筆記十二篇辛未

日課四條

曾文正公雜著卷一

如石投水賦（以「陳善閉邪謂之蔽」為韻。）

昔者張良之佐漢也，掃屠楚，除暴秦，八紘既奠，六合更新。於是主知獨篤，臣志斯中。有言皆入，無契不真。龍方興而雲鬱，魚欲縱而水鱗。鱗鱗緊進，謀於闕下。譬投石於江濱，論古說則上方。伊傅比時英，則直壓韓陳。夫其累葉響經，一朝兵變。再納履而能甘，一擊推而幸免。亦謂藏器之雖良，終虞懷才之莫展。豈知杖策而遇異人，借箸而伸大猷。風雲效其馳驅，草木生其婉孌。將有策其必從，夫何謀之不善。爰乃度計謀，籌大計。權輪鈴，畫形勢。銷印趣於一時，焚鼎規以五歲。王三齊以服淮陰，招四皓以存孝惠。發策無虛，運謀必諦。漢主亦啓其誠，社其蔽信。從善之如流，乃用人以作礪。本聲入以必通，豈固拒而深閉。爾乃昌言以輔德，納誨以開邪。惟舊防之有禮，庶磨砥其無瑕。臣稱天授，君曰汝嘉。孟方斯宵，鍼引無差。表出過於黃石之上，盟巨心於白水之涯。洵啓心沃心之無愧，節以水濟水之足誇。且夫西漢之興，名臣薈蔚。蕭曹則隆棟之支，樊鄧亦拔茅之旋。或持釣而下，或版繪而貴。莫不依日月之光，協雲雷之氣。勳名則誓以礪山，知遇則幾乎或渭。雖足當汝為汝翼之稱，要尚非一德一心之謂。惟良也，進忠有術，握算無遺。言者躡足聽者解頤，明於照燭快於轉規。譬如海而同大，功補天而爭奇。繫萬鈞於一語，滿千頃於片辭。他山可惜，虛谷能卑。固臣

志不可轉也，抑君德實能容之。然孰若我皇上，天縱神明，日躋聖敬。盛業則磐石金甌，澄懷則止水明鏡。方且山垺常藏，冰淵時獻。懸額而訪謀猷，折檻以旌諫諍。彼漢祖之恢宏，曾何足以方虞廷之明盛。

遠佞賦（以「清問下民常歌德」為韻。）

稽古阜之立極，實令範之是程。賢豪征而必擇，奸宄爛而皆明。虞聖讒言而化洽，周除側媚而道亨。緊垂箴於孔氏，等去佞於鄭聲。蓋將屏檢人於閑遠，而熙上治於穆清。溯往牒之立防，本經邦而不紊。秦詩以媚子成吟，皋謨以孔壬為訓。所賴特識旁參，神威獨奮。杜厥幾微，嚴其名分。仲國柄非宵小所干，朝綱非斥臣所儼。庶去惡即以優賢，而察言成其好問。胡末葉之陵遲，乃羣邪之寬假。伊戾覆乎宋邦，無極傾乎楚社。椒蘭怨於離騷，罪譏於小雅。鄧氏貢其善柔，息夫雄其侈哆。朝鮮神羊，國多害馬。利劍問諸於上方，屈軼莫生於庭下。遂乃蔽英士，排諠臣。賤陵貴，疏間親。氣占翕舌，巧戒批鱗。蠲焚營營而罔極，虎踞嘍嘍以前陳。求繫援而通官豎，假釣黨以陷指紳。既交託於四國，終肆虐於萬民。且夫佞人之為厲，非特季世之難防，即秦交之方卜，亦比匪之恐傷。故是藉閔，揣萌於盛漢。許敬宗廁於初唐，抑或朝推香碩，衆仰剛方。陷中庸於胡廣，飾經術於孔光。固希榮之多術，亦變態其何常。故賢君之遠之也，讒燭於無疆。幾沈於未發，指南則先示之型。投北則

後嚴其節。棄諛士而黜華，進直言而補闕。幾波黯之忠，崇周昌之諫。蓋必窮寄譯而屏之，庶以保子孫而貽厥。我皇上，明燭九垓，恩周八極。久已野靡遺賢，世銷繫蹙。然猶懲貞錦之歌，耀千旄之色。賦媚效於碑，微吁嗚聞於益。穰夫是以勵亮直之風，而益懋高深之德。

###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

粵以庚子之年，建寅之月，我仙九夫子大人，奉命視學浙江。門弟子等，擢侯苞之酒，薦顯父之蒲，恭饒於闕門之外。清風在道，輿從無譁，擊節而歌。林木鏗其振韻，刺船一去，海濤起而移情。是歲九月，爲夫子五秩壽辰，乃復謀郵陳皇邸，遙慶廬。以祝史之徵言，希君子之善福。奚斯頌魯麥邱，祝齊斯事雖細，不可闕也。獨是二首六身，乃藝林之陳詩，交梨火腐，亦仙界之浮詞。使徒侈說長生，找張繁祉。比附陀移之國，櫛倖兜率之天。文勝則史不其諛矣。若第羨聲華之盛，誇迺遇之隆，則無變之譽，久齊聲於許慎。稽古之力，宜茂視夫柯榮。中朝大官，咸詢以今事古事，海內英彥，早仰爲經師。人師，繅繅稱揚，抑又贅矣。夫葆真純固，當推其致此之由，美意延年，要識其本然之量。毋諛毋贊，請得而言。今夫連抱之材，經雪虛風，鑿而成用，步光之劍，因千辟萬灌而稱神。從古至今，偉人畸士，莫不劬勞擻頓，忍性動心。何者，精神以磨鍊而強，智慮以艱危而邃。夫子承廉吏之門風，屬紹庭之多故。楊太尉代傳

清德，朱仲卿家靡餘財。昔橋蔭之尚依，已暮空之欲恥。既而槐花強踏，桂樹初欒。跋浪南園，出門西笑。陸生遠適，鴻鵠之品望斯高。伯樂難逢，驊騮之霜履屢蹶。由是以吳中才士，爲國子先生。黃甲看人，青氈作客。守生滙於麤糲，大布嘗世味於朝齏。莫隨開筵而觀殘羹，多於敝服。借車而出，飛埃，盛於同雲。蓋至壬辰年，以第三人及第，而前此之抑塞屈蟠，非一日矣。然且不概於心，蠲貞於道。刀無厚而善藏，玉有輝而待賈。此我夫子之歷練也。若夫雙鬢稱銀，四牡駢征。采東俗之琳珉，傳南宮之衣鉢。藥籠儲於江右，竹箭采於會稽。英蕩持衡，旋回舞袖。斯固時人所震盪，今昔所同矜也。而夫子胸胸如長，墨墨彈思。巨眼澄空，初心辛苦。魚龍夜冷，燒銀燭以照遺珠。桃李春開，灑金壺而濡甘露。其於外也，低節首公樹。馨示肅頌，頌川文學，能爲執俎之容。魯國諸生，半在門牆之內。修明雅術，實竭勤勞。今春去浙之前二日，猶指髮髮示國藩曰：「昔校士臨淄，猶爲瞻瞻。既勤三載，遂見二毛。異時歸自浙東，此髮後者殆皓然矣。」執掌獨賢，周詩有北山之什，苞苴不竭。漢使無南越之裝。此我夫子之靖共也。聖朝廷試詞臣，數年一舉。夫子再登上。考游陟崇階，蘇瓊爲文，書史防其脫履，相如作賦，天子幸其同時。中外人士，亦旣傾風而仰鏡，企采而翹華矣。而乃進思退思，大讓小讓。下問不恥，多聞闕疑。權書馬之訛，慎覽蠶之辯。早朝罷，則陳書，獨覽夜漏深，而吟事方醺。一字未安，較錙銖於同輩。片長必笑，假毛羽於後生。推之石奮家風，過路馬而必就。晏嬰儉德，衣狐裘

而累年。此我夫子之敬慎也。昔者崔邠側帽；潘岳率輿。母養之隆，稱爲盛事。彼皆鄒於寵飾，未必篤於屬維。我夫子行不違仁，恩能錫類，感枯魚之銜索，詠有賴之在河。陟帖載瞻，萬里而白雲無極。循陔言采，三春而愛日常暉。曩者瞻依，今茲孺慕，殊榮旣被，令問斯皇。宋壽昌五十之年，效棄子而添綵戲；衛尚書八座之母，有中丞以問起居。敦卒厄厄，龍爲炙而玉爲酒。孀星朔月，前有輝而後有光。猶復喜懼交深，形聲密察，幾同側牖之親。無改菽水之昔歡。此我夫子之孝思也。夫瑞玉常堅，蘊蓄者久也；戶樞不敝，勤動者恆也。慎戒必恭，聖有謨訓，大德必得，古有明徵。準斯四者，可以言壽矣。國藩解翁門下之人，補闕春官之士，良苗不實，有負墮鋤。庸樸非材，曾經月斧。金丹許換，共絳帳以聆音；玉署叨陪，乃霓裳之同詠。遙想錦樹山高之地，黃花酒熟之天。籌添望海之樓，弧設重雲之會。官吏擊收而拜，門人編屬而來。習瓠葉者五百人，祝靈椿以八千歲。何其盛也！繫匏有職，負笈難從。徒瓦奏而梓宜，捧觴而饌區區。此志，能不懷哉！道阻且長，溯洄在西湖之水；光遠有輝，第時瞻南極之星。鋪張洪算，屏飾龐祿。知有能者，匪所詳矣。

### 錢選制藝序

乘椎輪於金根玉輅之旁，夫人以爲陋矣。服草衣卉服於袞冕紳裳之朝，夫人以爲悖矣。甚哉時之不可已也。泥橛而山樛，夏萬而冬萎。適時則貴，失時則捐。昔馮唐終身不遇，而曰文帝好老。

而臣尙少，武帝好少，而臣已老。豈曰非材，如不適時，何矧夫習制藝，以弋取科名，而有不附聲比貌，求合時宜者乎？雖然趨時之道，豈一端哉？天下之事，其始蓋有二：巧者標新領異，以駭羣聽。其次則能者慕效之，又其次，則拙者黜竊之，慕而效之，是謂風氣，黜而竊之，是謂流弊。不數十年，而昔之新且異者，將厭棄矣。則又有巧者移易之，又數十年，而亦厭棄矣。人情賤同而思異，物窮則變，自古然也。故善趨時者，貴先時，不貴後時。場屋之文，何獨不然？國家以制藝取士，二百年來，爲體屢遷。乾隆嘉慶之際，學者研鍊經義，負聲振采，靡郁葩華。道光初年，稍患文勝，詞豐而義寡，梳蠟其外，而塗泥其中者，往往而有。於是有志者，慨然思以易之。刊其支蔓，矯以清真。當其始出，若撥霧而見山，厭肥膩而飲太羹也。而今亦二十年矣，諺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成半額。」自往者，標爲清真之目，近乃頗事佻巧。拋棄詩書，或一挑半剔，以爲顯；排句疊調，以爲勁。抑之無實，揚之無聲。所謂歷久而厭棄者，其不然乎？所謂物窮則變者，其將在茲乎？善趨時者，當以此時振翮翔之骨，發鏗匊之響。餘經史而歸偉詞，捨以好異之人情，險以將變之風氣。吾知其必有合也。僕不敏，嘗欲采近科墨窠爲一帙，以爲趨時者先聲之導。人事滋劇，卒鮮休暇。同年錢君崙仙，頃出茲編，見示棟新汰弊，先得我心。苟有能者慕效，則風氣從此移易。錢君其巧者與抑吾又有說焉。風氣者，必變者也。而規矩者不變者也。今夫斷木爲輿，斡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可規可

翼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而後出而合轍深衣之制袂圓以應規曲  
袷如矩以應方兼以應直應平而後非奇囊之服制藝之有規矩  
先輩蓋詳言之錢君此選奇正濃淡不名一能要其引繩削墨其  
有悖於前人之程式者鮮矣苟舍是而別求先時之巧是猶行遠  
者有說幅之占製錦者之不得要領也將可乎哉

雲槩山人詩序 (代李師作)

自韓愈氏行言：「惟怖之詞難工，窮苦之音易好。」歐陽公  
效之，亦稱「詩必窮而後工」。後之論者，大率祖述其說，以謂宮音  
和溫，難於粹聽，商音淒厲，易以感人。故盛世之巨公，其詩歌往往  
不及衰世之孤臣，逐客。而陶堂柳相，例不能與窮巷憔悴專一之  
士，角文藝之短長。數十年來，人人相與持是說，而不變。所從來久  
已。芝昌嘗究觀詩教之終始，竊獨以為未必然也。鄭氏所誤三百  
篇譜，大抵成周盛時賢人有位之作，為多。東遷以降，王迹既熄，詩  
亦替矣。西漢蘇李，東漢班張，號為能詩，亦當南京全盛之日。李唐  
之世，詞人百輩，畢迹而興。然世所稱為「四唐」者，雖愚者亦知  
有初盛世，貶中晚，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國家鼎隆之日，太和充  
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氣盈，而聲亦上騰。反是，則其氣歉，而聲亦  
從而下殺。達者之氣盈矣，而志能斂而之內，則其聲可以薄無際，  
而感鬼神，窮者之氣既歉，而志不克，則然而自中，則聲闕窮老，而  
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則謂盛世之詩，不敵衰季，卿相不敵

窮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為篤論。已。吾師長白宮保相國光輔聖  
主二十餘年，智深而量遠，東決而聞定，暇日以所為詩二冊見示。  
芝昌受而讀之，簡肅清夷，不名一能，篇帙不繁，而行役之作，屢從  
之章，生平政蹟，略備於斯，抑有詩史之遺意。其於六朝唐宋諸家，  
若合衆金以融一冶，而鑄為重器。觀者但知器之良，而忘其所采  
為誰氏之金也。於時皇清承平已二百祀，重熙累洽，遐邇咸安，跋  
行隸息之倫，莫不茹仁踐義，時會可謂極隆。而吾師入總百揆，出  
領三輔門生，故吏吐哺延接，天憲出內，曹司白事，手批口答，日以  
百計，而乃從容揮斥，時從事於吟咏，若行所無事者。才分之優絀，  
什百千萬，如此其遠也。觀吾師所際之時，與夫詩之所詣，而後知  
義之宗韓歐之說者，亦所謂察其一，未覩其二者哉！既讀竟，因附  
陳微義，識於簡端，用質知言者焉。道光二十有七年九月某日，門  
人李芝昌謹序。

課程十一條 (道光二十二年，在京日記。)

- 一、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錯繆。
-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繙西閱，徒務外為人。



五、讀史。——丙申年，購念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力爲爾彌縫。爾能固點一週，則不負我矣。爾後每日圈點十葉，閒斷不考。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睡功戒神，切戒切戒！

### 補侍講缺呈請謝恩狀

(癸卯八月初四日)

新補翰林院侍講，奉四川正考官曾國藩爲呈請代奏，恭謝天恩。八月初三日，接到知會，轉准吏部咨稱：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國藩准其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竊國藩楚省非材，山鄉下士，尚侍講，懃四衛之多疏，東觀校書，尤三長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日，廷試翰庶，猥以蕪詞，上邀藻鑑，列置優等，授翰林院侍講。沐殊寵之盛，愧仰遷階，以不次。旋於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四

川鄉試正考官。溫綸再捧，寸衷之惶悚彌深，使節初持，萬里而馳驅未已，酒復荷高深之寵，俾眞居侍從之班，愧屢沐夫鴻施，曾無墜露輕暖之報，惟勉勤乎蟻術，益深臨深履薄之思。所有國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請代奏，仰謝天恩，謹呈。

### 保守平安歌三首

(咸豐二年，在湖南湘鄉本館作)

#### 第一 莫逃走

衆人謠言雖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走盡九州并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卻是桃源洞。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祇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慌了。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男子縱然逃得脫，婦女難免受煎熬。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咷。文契縱然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衣服縱然帶著走，豬牛難帶一根毛。走出門來無屋住，躲在山中北風號。夜無被鋪牀板，日無鍋灶切菜刀。受盡辛苦破囊財，其實賊匪未來。祇因謠言自驚慌，惹起土匪吵一場。茶陵道州遭土匪，多因驚慌先走徙。其餘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我境大家要保重，切記不可聽謠言。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一家安穩不喫驚，十家人平不聽兵。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有中柄權。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致移。地

方公事齊心新，大家喫碗安樂飯。

第二 要齊心

我境本是安樂鄉，祇要齊心不可當。一人不敵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強。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幫。若是人人來幫助，我境便是牆。祇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來我向東。富者但願自己好，貧者卻願大家窮。富者很心不憐貧，不肯周濟半毫分。貧者的心更難說，但願世界遭搶劫。各懷私心說長短，彼此有事不相管。樂然親戚與本家，也是丟開不管他。這等風俗實不好，城隍土地都煩惱。萬一鄰境土匪來，不分好歹一筆掃。富無錢米被人搶，貧者更難保。我們如今定主意，大家齊心共努力。一家官軍關得緊，家家向前作救兵。你救我來我救你，各種人情各還。雖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與和一場。大家喫杯團圓酒，都是親戚與朋友。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一雙手。貧家飢寒實可惜，富家量力略周旋。鄰境土匪不怕他，惡鬼惡神地頭蛇。箇箇齊心約夥伴，關帝廟前立誓願。若有一人心不誠，舉頭三尺有神明。

第三 操武藝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學些好武藝。武藝果然學得精，縱然有事不受驚。石頭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樣。木板祇要五寸寬，箭筒要中靶子上。石頭灰罐破得碎，又靶罐子一齊進。靶子也立一塊板，板上先鑿四箇眼。眼內安箇小木錐，戳在罐子尖上留。

祇要技枝戳得準，保守地方總安穩。火器雖然是箇寶，鳥銃卻要鑿得好。火藥也要辦得真，不然炸裂反傷人。銃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惟有一種竹將軍，裝得火藥大半斤。三股麻繩緊緊纏，一鞭響動半邊天。件件武藝皆無損，石頭罐子更要緊。石頭不花一文錢，罐子要出一道圈。若是兩箇習得久，打盡天下無敵手。讀書子弟莫驕奢，學習武藝也保家。耕田人家闔安靜，學習武藝也不差。匠人若能學武藝，出門也有防身計。商賈若能學武藝，店中大膽做生意。雇工若能武藝全，又有聲名又賺錢。白日無閒不能學，夜裏學習也快樂。臨到場上看大操，箇箇顯出手段高。各要有義膽與忠肝，家家戶戶保平安。

查拏徵義堂餘匪示

為搜查餘匪事：照得徵義堂匪徒，雖經大兵剿滅，而首犯尚有未獲，餘匪亦多未淨。前因各鄉團查拏匪黨，間有報復仇怨，謁索銀錢之事。本部堂出示嚴禁妄拏，非謂匪黨可以不捕，不株果無辜之平民，乃所以致嚴於真正之堂匪也。近聞古港之局紳，各鄉之團總，畏縮不前，查拏日懈。因本部堂有妄拏之禁，而遂謂真匪亦可以不拏。是猶病者因用藥之誤，而遂謂凡病皆可以不藥。殊失我分別良莠之苦心也。今欲重加整頓，再為誅除。差役下鄉，則恐圍闔之被累，兵勇臨境，又恐玉石之俱焚。再四思維，仍當實成古港之局紳，各鄉之團總，令其同心誼結，協力搜查。庶幾耳目

既前擒拿亦易。爲此示仰局紳團總人等知悉爾等濳慮洗心立盟設誓。務期明可以質天地，幽可以質鬼神，上可以對祖宗，下可以對孫子。倘其妄率一人，妄率一家，不特不能逃國法之森嚴，亦難逃神明之誅種。不特不能逃鄉里之控告，亦斷難逃本部堂之訪聞。若其真正之堂匪，著名之要犯，自應窮搜力捕，不留餘孽。雖逃往他縣，亦宜越境追之。雖藏匿深山，亦宜設法捕之。其有兩次賞格俱未列名，而實係堂內要犯者，準其一體擒拿。其有賞格雖經列名，而實未入堂爲匪者，許該紳等公同取保，永不查拏。凡人之心跡，愈久愈明，果是匪黨，雖父兄不能曲護，果非匪黨，雖仇人不能赦認。其有曾經入堂，而並不爲匪者，宜開一綫之恩，予以自新之路。取戶族之保結，爲良民之實據。其有經官保釋，及各團保釋未拏者，各宜改過而後非，毋得怙惡而取戾。若有負固不服，藉口報復，與局紳爲仇，與團衆爲敵，頑捕戰鬪，情同叛逆，立即奔告本部堂行轅。實時來告，即時發兵，痛加剿洗，誅及妻孥。是彼之自外生成，非我之好行殺戮也。本部堂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爾劉陽各鄉選舉公正廉明之人，前來具領。清查戶口，稽察匪類。細加別別，大彰公道。領此照者，準其搜拏堂匪，未領照者，不許妄率。爾士民等，體我苦衷，慎之又慎。於除惡務盡之中，寓生道殺人之意。一年之內，不可鬆懈。一犯之疑，不可疏忽。無貽後日之悔。永保百年之安。本部堂有厚望焉。心之曲折，筆不能達。疏竣業業，千萬千萬毋違特示。

### 禁止賽會告示

爲禁止賽會事。照得湖南被賊以後，瘡痍未復，官民上下，各宜儉戒。節儉以惜物力，恐懼以迓天和。庶幾挽回於萬一。所有向來迎神賽會，淫樂奢靡之風，應即嚴行禁止。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如有賽會之議，立即遵照停止。儻敢故違，定將倡首承辦之人嚴拏究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無違特示。

### 禁爲傳過糶告示

爲曉諭事。照得設兵所以衛民，足兵尤貴足食。三者相輔而行，不容稍有偏廢。曩因金陵城外賊船竄回上游，長沙爲水陸交衝之地，適遇青黃不接之時，守禦固應加嚴，日食尤關緊要。是以調集各路兵勇，保我黎民。嚴禁出城米鹽，以實儲備。作未雨綢繆之計。實欲藉以衛民，非欲以累民。今值大兵雲集，新穀將登。正當籌備軍糧吃緊之際，訪聞城廂內外，因有穀米不准出城之示，謠傳不准販運入城，以致商運不至，兵食維艱。竊恐惟利是視之奸民，藉此欺騙無知之花戶，短價販運，接濟盜糧。關係匪輕。合亟示諭。爲此示仰商民人等知悉。爾後爾等仍各販運穀米入城，照常交易，不得輕聽浮言，自誤生理。其在城各米，如實係鄉民，買食二三石，亦準照舊疏通出城。但不準賣給賊船，致干查究。本部院諄諄告誡，無非念切民生，爾等共各懷遠，共圖保衛，毋違特示。

### 催完錢糧告示

為嚴催早完國課事。照得粵匪稱亂以來，糜費國帑四千餘萬。皇上省宮中之服用，發內府之帑項，不惜罄其所藏，冀為生民除害。即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無一人不裁減廉俸，無一人不捐助軍餉，而獨於百姓格外體恤，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不特不加賦已也。水旱偏災之縣，又有蠲緩之條，賊匪經過之區，復有寬免之典，不特不抽丁已也。被脅之良民，免其罪而資遣之；被兵之難民，憫其窮而撫卹之。凡在百姓，想亦其聞之而共知之矣。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或十餘年而一遇兵戈，或數十年而一逢劫數。獨在我朝，二百餘年，同享昇平之福。高曾祖父，未曾見干戈鋒鏑之場；老弱壯丁，未曾經轉徙流離之苦。雍正乾隆年間，普免天下錢糧四次。嘉慶道光年間，豁免民開積欠六次。咸豐元年正月，亦豁免民開嘉欠錢糧，合計十八省州縣之賦，共免三千萬積欠之銀。上考漢下至前明，孰有如我朝之國泰民安，孰有如我朝之深仁厚澤乎？百姓欲報國家之德，必須早完維正之供。乃近聞民間完納國課，每多遲延抗玩，或下忙已過，而上忙未輸，或前年積欠，而今年猶展，或藉口於旱澇之微災，而以為可緩，或藉口於書差之浮收，而以為可減，或賄差役，不使帶人入城，以免追比之苦，或託換冊名，不使糧戶之有著，以免追呼之煩。種種抗延，殊堪深恨。尤有可為痛恨者，一種無賴之游民，滋事之棍棍，聚集村市，三

五成軍。動稱世界已亂，不必完錢糧。愚民無知，將信將疑。亦或將應完之課，故為遲延，不可不嚴行諭禁。為此示諭，仰我省紳民人等知悉，務當互相督勸，早完錢糧。族長戒其一族，團總催其一團，無因書差稍有浮收，遂並本分而不交，無因家資稍覺艱難，遂並正供而不納。子貧而徵父母之養膳者，必非孝子；民貧而欠皇家之錢糧者，必非良民。本部堂既以好言誥諭於前，即以刑法懲責於後。如有不趕緊完納者，飭各州縣三日一比，嚴刑重責。幽之園囿之中，治以軍流之罪。如有游民棍棍，倡為謗言，謂世界已亂，不必完糧者，一經拿獲，即行正法。非本部堂之過嚴也。造此言者，即從賊之亂民也。爾紳民人等，敬聽余言，互相傳述，聖朝之恩，斷不可負。抗欠之罪，斷不少寬。凜之慎之，無違特示。

### 曉諭新募鄉勇

為曉諭事。照得本部堂招你們來充當鄉勇，替國家出力。每日給你們的口糧，養活你們，均是皇上的國帑。原是要你們學些武藝，好去與賊人打仗拚命。你們平日如不早將武藝學得精熟，將來遇賊打仗，你不能殺他，他便殺你。你若退縮，又難逃國法。可見學的武藝，原是保護你們自己性命的。若是學得武藝精熟，大膽上前，未必即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況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該死時，雖千萬人將你圍住，自有神明護佑，斷不得死。你若該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見與賊打仗，是怕不得

的，也不必害怕。於今要你們學習拳棍，是操練你們的筋力。要你們學習鎗法，是操練你們的手腳。要你們跑坡跳坑，是操練你們的步履。要你們學習刀矛鈹叉，是操練你們的技藝。要你們看旗幟，聽號令，是操練你們的耳目。要你們每日演陣，住則同住，行則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後大家退後。是操練你們的行伍，要你們齊心。你們若是操得筋力強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藝純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整心，瞻便大了一遇賊匪，放礮的放礮，放鎗的放鎗，刀矛鈹叉一齊上前，見一個殺一個，見十個殺十個，那怕他千軍萬馬，不難一戰成功。你們得官的得官，得賞的得賞，上不負皇上深仁厚澤，下即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於爾等有厚望焉。

今將操練日期，開列於後：

- 一、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下教場，看試技藝，演陣法。
- 一、每逢一四七日午前，著本管官下教場演陣，並看抬鎗、鳥鎗、打靶。
- 一、每逢二八日午前，著本管官帶領赴城外近處，跑坡、搶旗、跳坑。
- 一、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營中演連環鎗法。
- 一、每日午後，即在本營演習拳棒、刀矛鈹叉，一日不可閒斷。
- 一、臨陣有能殺賊一名者，功賞銀十兩，並賞八品軍功。
- 一、殺賊二名者，功賞銀二十兩，並賞六品軍功。

一、殺賊三名以上者，除功賞銀三十兩外，隨即奏請發營，以千把總補用。

一、卒獲長髮賊，每名賞銀二十兩，短髮賊每名賞銀十五兩。

一、卒獲賊馬一匹，即以其馬充賞。如不願要馬，將馬繳呈，賞銀十兩。

一、搶獲火藥，每桶賞銀五兩。

一、搶獲鉛子，每桶賞銀三兩。

一、搶獲大礮一尊，賞銀十兩；小礮一尊，五兩。

一、搶獲鳥鎗一桿，賞銀三兩。

一、搶獲刀矛旗幟，每件賞銀二兩。

一、打仗奮勇當先，雖未得功，亦隨時酌給賞號。落後者不賞。如以已物詐功，冒賞者，查出探責四十棍，革除。臨陣退縮者，斬。

一、殺假冒功者，梟首示衆。

一、打仗陣亡者，照營制，賜卹銀五十兩，燒埋銀十兩。

一、傷分三等：頭等賞銀三十兩，二等賞銀二十兩，三等賞銀十兩。

一、臨陣回身，傷在背者，不賞。

一、詐傷冒功者，查出細責四十棍，革除。

## 水師得勝歌

（井序○咸豐五年，江西內康，水營作。）

咸豐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爲何物，工匠亦無能爲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日龍舟競渡，最爲迅捷。短棹長槳，如蛟之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爲主者，不盡隨乎風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爲戰船。時守備成名標，自長沙來湖南，始告余以廣東快蟹船式，舳板船式。同知褚汝航自桂林來，向州告余以長龍船式。於是鳩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廠於湘潭。共造快蟹四十號，長龍四十號，舳板八十號，快蟹配四十五人，搖槳者廿八人，轆配廿四人，搖槳者十六人，轆四人。舳板配十四人，搖槳者十人，每船舵工一人，頭工一人，槳手數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駕者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船於槳手中置火彈手數人。於是規模略備。行之三年，而未嘗更易。惟舳板船小，不能置鑼造飯，不能容十餘人寢宿其中。常另雇一民船爲坐船，終非可久之道。若長江大湖，設立水師，而用吾之法行之，則舳板之坐船在所當變者也。

余既於癸丑冬創造戰船，設立水師十營。甲寅三月二十八日，以五營擊湘潭之賊，連獲大捷。以五營擊靖港之賊，軍士收潰。五月以後，在長沙復修船隻，重整規模。六月，克復岳州。七月，閏七月，掃蕩岳鄂之閒，江面七百餘里，搜剿黃蓋斧頭等湖。八月，克復武昌漢陽。於是水師之規制略定，將卒亦略諳水戰之法。遂製爲「水師得勝歌」，令士卒歌誦，口相習以熟，冀嫻其大略。而其臨陣之神明變化，則有不能及也。歌曰：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傳水戰真秘訣。第一船上要潔淨，前仗神靈保性命。早晚燒香掃衣塵，敬奉江神與戰神。第二湖船要稀鬆，時時防火又防風。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擁擠喫大虧。第三軍器要整齊，船板莫沾半點泥。牛皮圍子桂槳楫，打溼木架封藥箱。羣子包包要纏緊，大子箇箇要合體。擡鎗擡得乾乾淨，大礮洗得溜溜光。第四軍中要肅靜，大喊大叫須嚴禁。半夜營營急噪探聽賊情莫亂報，切莫亂打鑼和鼓。亦莫亂放鎗和礮。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張。新手放礮總不準，看來也是打得蠢。遠遠放礮不進當，看來本事也平常。若是好漢打得進，越近賊船越有勁。第六水師要演操，兼習長矛并短刀。撥槳要快舵要穩，打礮總要習箇準。斜斜排箇一字陣，不慌不忙聽號令。出隊走得一線穿，收隊排得一絡連。慢的切莫丟在後，快的切莫走在前。第七不可搶賊贓，怕他來殺回馬槍。又怕暗中藏火藥，未曾得財先受傷。第八水師莫上岸，止許一人當買辦。其餘箇箇要守船，不可牛步走。河沿平時上岸打百板，臨陣上岸就要斬。八條句句值千金，你們牢牢記在心。我待將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姪。你們隨我也久長，人人曉得我心腸。願爾將官莫懈怠，願爾兵勇莫學壞。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勝先算敗。各人努力各謹慎，自然萬事都平順。仔細聽我得勝歌，升官發財笑呵呵。

### 陸軍得勝歌

（咸豐六年，在江西南昌營城作）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陸戰真祕訣：第一條營要端詳，營盤選箇好山岡，不要低窪潮溼地，不要一坦大平洋。後有退步前有進，一半見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標記，插起竹竿牽繩牆。繩子圍出三道圍，內圍略窄外圍寬。六尺牆腳八尺壕，壕要築緊牆要牢。正牆高七尺，牆子牆祇有一半高。爛泥碎石不堅固，雨後倒塌一缸糟。一營祇開兩道門，門外驅逐開離人。周圍挖些好茅圃，免得熱天臭氣薰。三里以外把箇卡，日日守卡夜夜巡。第二打仗要細思，出隊要分三大支。中間一支且兼住，左右兩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應，再要一支埋伏定。隊伍排在山坡上，營官四處好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是去。看他那路有伏兵，看他那路有強將。那處來的真賊頭，那邊做的假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說得人人都膽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鎗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險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崖逢山搜埋伏，隊伍切莫亂分毫。第三行路要分班，各營隊伍莫亂參。四六隊伍走前後，鍋帳擔子走中間。不許爭先太擁擠，不許落後太孤單。選箇探馬向前探，要選明白真好漢。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細看。遇著樹林探村莊，遇著河水探橋梁。遇著岔路探埋伏，左邊右邊都要防。遇著賊匪來迎敵，飛馬回報不要忙。看定地勢并虛實，邊報一刻也不妨。前有探馬走前站，後有將官押尾幫。過了尼幫落後邊，插他短箭打一千。第四規矩要肅

靜，有禮有法有號令。哨官管兵莫太寬，營官也要嚴哨官。出營歸營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請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來站箇班。營門擺設杖和柳，閒人進來便鎖羈。不許吸煙并賭博，不許高聲大喧嘩。姦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起更各哨就安排，傳齊夫勇點名來。營官三夜點一次，哨官每夜點一回。任憑客到文書到，營門一閉總不開。衣服裝扮要料峭，莫穿紅綠惹人笑。哨官不許穿長衣，兵勇不許穿襖料。勳上草鞋緊緊穿，身上腰帶緊緊纏。頭上包巾緊緊紮，英雄樣子都齊全。第五軍器要整齊，各人製件好東西。雜木杆子溜溜圓，又光又硬又發聲。常常在手摸得久，越摸越熟越值錢。鎗頭祇要六寸長，要出揚家梨花鎗。大刀要輕腰刀重，快如閃電白如霜。鎗響鎗洗要乾淨，鉛子筒箭要合膛。生漆皮桶盛火藥，勤勤翻動曬見太陽。鋤鐵鑿子要粗大，斧頭要嵌三分鋼。火棊都要親手製，六分淨硝四分糞。旂幟三月換一次，紅的印心白的鑲。統領八面營官四，隊長一面哨官雙。樹樹搖出如龍虎，對對走出如鴛鴦。第六兵勇要演習，清靜靜莫說嘴。早習大刀並鎗子，晚習扒牆並跳壕。壕溝要跳八尺寬，牆子要扒七尺高。樹筒靶子十丈遠，火毯石子手中拋。閒時諄諄寬地方，又演跑隊又演鎗。鳥鎗手勁習箇穩，擡鎗眼力習箇準。灌起鉛子習打靶，翻山過水習跑馬。事事操習事事精，百戰百勝有名聲。者箇六條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祕寶，兵勇皆可我盡知。生怕你們喫了虧，仔細唱我得勝歌，保你福多又壽多。

諭賊目林啓容 (丙辰十月十三日)

蓋聞知幾爲哲人，讒時爲傑傑。時危勢去，而不覺悟，則爲下愚，徒爲智者之所鄙笑也。自洪秀全、楊秀清倡亂以後，蔓延十省，擄船數萬，自以爲橫行無敵。乃渡黃河者數十萬人，屠戮殆盡，片甲不返，匹馬不歸，而賊勢頓衰。本部堂辦理水師，分布湖北、江西、擄燬逆舟，截其糧源，而賊勢更衰。泊今年七月，章昌輝誅殺楊秀清，凡東嗣君、西嗣君及楊氏宗族官屬，斬刈無遺。石達開自武昌歸去，幾不免於殺害。金陵內變，而賊勢於是乎大衰。思爾林啓容亦深知之，而深恨之，痛哭而無可如何也。本部堂前年在九江時，統率水陸，環攻潯城。林啓容兵單糧少，堅守不屈。本部堂嘉爾有強固之志，官軍拔營以後，爾未嘗屠殺百姓，本部堂嘉爾無殃民之罪。爾在賊黨中，可謂傑出矣。昔之統理賊黨，懾服衆心者，楊秀清也。能知爾能用爾者，楊秀清也。今楊氏既誅，誰能統理而服衆乎？誰能知爾而用爾乎？爾與石達開皆楊氏之黨，章昌輝必思所以除之。章與石不兩立，非章殺石，卽石殺章。縱使石能勝章，而章氏宗族甚多，兵卒甚強，冤冤相報，豈有已時？爾等終不免爲章黨所害。此爾目前之大患也。江西各府，廣東新附之賊，居多。外雖歸順，心實猜忌。如周鄧汪盧諸人，甚不願受爾等之約束。楊秀清未死，彼尙畏爾之強，楊秀清既誅，彼已毫無畏懼。一旦反顏相向，廣西金田之老賊，必爲廣東新賊所仇殺。此亦爾將來之大患也。官

兵攻剿，爾尙有可防守。惟廣東之賊叛爾，章氏之黨仇爾，則防之不勝其防。念爾林啓容不死於官兵，則死於廣東之賊，不死於東賊，則死於章氏之黨，萬無倖全之理。豈不哀哉！本部堂嘉爾有一節之可取，特諭招降。爾能雞髮投誠，立功贖罪，奏明皇上，當以待張家強之例待之。可以保身首，可以獲官爵，並可誅戮章黨，以快私讎。一舉而三善備，計之上也。若執迷不悟，抗違天誅，章石爲鷓蚌之持，官兵收漁人之利。楊氏若在，爾死猶有薄名；楊氏族滅，爾死不值一錢。爲禍爲福，在爾一心決之。熟思吾言，無違後悔，或願或否，速行稟復。此諭。

先大夫置祭費記

古者大夫之制，別子爲祖，繼別者爲大宗，得立太祖之廟。繼繼繼祖，繼高曾者爲小宗，得立四親之廟。後世封建不行，別子久廢，無復太祖立廟之稱，而宗法既墮，卽祖禰高曾亦不復有區別而立親廟者。時異勢殊，古法不可施於今久矣。金匱秦尙書惠田有言：「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爲始遷之祖，與古之別子無異。」今直省名家鉅族，皆有祠堂，祀其初遷者爲始祖，大率皆比附秦尙書之議而然也。或富貴好禮，分建支祠，亦猶古者小宗親廟之遺意。國藩不肖，託先人之餘蔭，竊祿朝右，承乏六官。遭逢今天子登極，宣宗成皇帝升配大典，覃恩錫類，累封先考王考曾祖王考，皆爲光祿大夫，妣皆



封一品夫人。而春秋薦享，曾無廟宇，以妥宗祏。蓋日無門，靈牲乏碑，其奚以宣昭皇恩，宏昭世德，永救後嗣子若孫，而作其肅敬之心。咸豐八年四月，吾兄弟居先考之喪，蓋十有四月矣。節序不屆，將變而之吉。祭廟之不修，器皿之不備，無財不可爲悅，費用大懼。於是各具白金若干兩，積爲竹亭府君公資，備它日祠廟祭田之需。當明之季，聖清之初，古曾氏始自衡陽遷居湘鄉。家微也，力田不足，以自給。嘉慶十九年，我王考星岡府君倡建宗祠於衡。道光二十八年，季父高軒創建支祠於湘。奉元吉府君爲祖，遷湘之始祖，本自孟學府君。而支祠祖元吉府君者，以其創業始大也。元吉府君六子，咸豐七年，六公者之裔，各以其祖主附於元吉公祠。其仲曰：輔臣。府君於國藩爲高祖。王考是生竟希府君，爲我曾祖。王考是生星岡府君，爲我王考。輔臣府君既已升附支祠矣。竟希府君，星岡府君，皆僅積公費以供祭具，廟附之典闕焉。今茲爲竹亭府君積植公費，異時合三代之著，而共建一廟，事其庶易舉乎。戴氏記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說者以謂昭穆僅有祖禰，而無高曾二廟。孔子始辨之，以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祭及高祖。馬貴與摭聞其說。至我朝宿儒萬斯大氏之倫出，博稽經傳，而大夫士得所祭高曾祖禰四代，乃確然而不可易。今國藩僅立三親廟，而不言高祖。蓋輔臣府君業已上附支祠，而竟希府君以下三代，皆膺封誥，抑所以表國恩也。其或因事致祭，而上祀輔臣府君，元吉府君，則援禮經于祿及其高祖之例，卽不應

經，而禮緣義起，但求當乎孝子慈孫之心之公且安者而已矣。若夫田產、錢幣、存積之法，天家賜物、宗器、弄度之宜，祭器、供具、圖書、貴重之物，凡應藏於廟者，皆書於冊，立爲科條，其別如左：

#### 一 田產

把戲灣田十六畝，屋宇、池塘、園土。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承當王葛氏及男水十之產，去錢二百六十千文。下塘灣田三十畝，屋宇、山塘、園土。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本承當羅道源之產，去錢二百九十六千文。以上二處，每年共納租四十四石二斗。定議置倉貯之，公同封鎖。次年糶出，其錢亦封貯於倉，以是爲常，不許私糶，不許外借。

#### 一 銀錢

國藩出銀百兩，國華出銀百兩，國奎出銀百兩。國演、國葆共出銀百兩。定議交國演經營。滿二年，再移交他手。其銀每年秋開糶穀置倉於永豐貯之。次年糶出，其錢換銀，歸貯於家內之倉，或存錢。永豐亦可秋開仍糶穀貯倉。明年糶出，亦如之。以是爲常，不許私支，私糶不許外借。

#### 一 賜物

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二日，奉內賜宣宗成皇帝遺念衣一件，玉佩一事。咸豐元年八月初六日，奉內賜御製詩石刻橫幅一幀。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內賜狐皮黃馬褂一件，小刀、火鏡、撥指、荷包四事。是夕，賊匪偷營，將此四事遺失。咸豐四年臘月三